

图书馆

Qushihui

G

读书 指导



朱自清 著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

学者讲坛系列

名誉主编 王元化
主 编 吴 格

漫漫书海中的指路明灯

整体上能高屋建瓴，局部处又能洞察幽微，常常是总体剖析与选例示范相结合，确能起到指点引路的作用。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指导/朱自清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故事会学者讲坛)

ISBN 7-5321-2042-2

I. 读… II. 朱… III. 读书方法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171 号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王志伟

读 书 指 导

朱自清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1 字数 155,000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5321-2042-2/I·1661 定价:10.00元

出版说明

当前,中国书业可谓百花齐放,气象万千,图书的出版数量、规模、品种,正以惊人的指数率增长着。这对于有过“书荒记忆”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万里黄河,亦不免泥沙俱下。有些图书初进书市,便“爆”、“炒”之声不停,然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图书为利润所驱,漫天要价,读者无奈之余,只好望“洋”浩叹;而有些图书甚至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有鉴于此,我们适时推出“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期望在中国图书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众所周知,《故事会》是一本面向广大群众,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刊物。它清新刚健,情节曲折,口头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期都拥有一千万个海内外知音。本文库以“故事会”为名,意在继承《故事会》数十年“修辞立其诚”的优秀传统,把这项文化工程搞得扎扎实实,同时,也是想在以情节为主的故事文学的基础上,扩充《故事会》的广度,增加《故事会》的厚度,以及提升

《故事会》的高度。如果说,“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因了《故事会》而受者众,那么《故事会》也会有了“文库”而传诸久远!

本文库第一次推出三个“藏书架”:“经典著作系列”(28种)、“学者讲坛系列”(10种)、“当代创作系列”(12种)。我们对收入“藏书架”的图书有个基准,那就是:一、凡称得上经典的,须由学者精心编选,入选者均应为世界大师的一流作品。二、学术之作,须经过一代或数代人的阅读检验,是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三、创作作品,须有原创的个性,同时也要有社会性。四、收入文库的图书要体现价廉物美的风格,要确有保藏价值,并尽可能让读者少花钱。我们编辑此文库,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花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财力,精读一本好书,走近一个作家,了解一门学科。幸运的是,文坛耆老巴金、施蛰存,学界泰斗季羡林、王元化,非常重视这套文库的建设,并慨然应允担任文库的名誉主编。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本文库极大的财富。

莎士比亚曾说过,我的图书馆是我心仪的花园。在此,唯希望“故事会图书馆文库”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息生机、一缕清香和一脉绿色,诚心所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编委会

编者的话

站在世纪门槛边的中国人,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海纳百川,博取众长,向着二十一世纪迈进。回首百年风云,中国人在继承传统文化并汲取他民族文化精华以建设现代化的历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留下无数令人反思不已的话题。中国人,由于历史传统的厚重积淀,自从跨入近代以来,一直未免于步履蹒跚,进程迁缓;中国人,又由于百折不挠的坚毅自信,至终也不会甘于落后,放弃进步。溯自近代中西文化发生冲撞以来,无数有识之士,为了祖国的进步与昌盛,上下古今,八方求索,苦心研讨,著书立说,用以沾溉世人,启迪后学。回顾历史,我们固然常常涌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感喟;瞩目将来,又不能不时时记取先民“温故而知新”的教诲。

民族文化的形成,得自历史的积累;民族新文化的成长,同样有赖前赴后继的追求。中国人汲取他民族的文化精髓,并不始于今日;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雄视阔步,正是

凭借着前人的开拓与经验。因此,在今天的“知新”,即学习他民族先进科技与文化的同时,切切不可忘却“温故”,即接受并借鉴前人的求索成果。漠视前人在继承传统与消化外来文化方面的已有成绩,凡事重“新”而厌“故”,将前人辛苦经营的文化遗产轻率弃置,实非明智者所当为。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固然在日日更新,但今日之“新”,何尝不会成为明日之“故”?而昨日之“故”,又何尝不能培育今日之“新”?在文化学术的领域里,有对先哲的充分敬意,有对前贤的虚心继承,才可称其能“温故”,也才可信其能“知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故相循,生生不已,既是自然世界的法则,也是人类进步与文化发展的法则。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当前的出版潮流中,既有志于为读者大量提供“知新”的读物,又有心于“温故”。现承命遴选前辈学者的传世佳作,重印以饷读者,征讨并及当代学人的未刊著述,新版以惠后学。入选各书,均诚邀专家,新撰导言,并辑作者简传附后,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助。因感主持人愿力之弘,用意之邃,故不辞谫陋,谬膺委任,幸赖师友关爱,勉强完命。因所选多为导人问学入门的小种著作,其中不乏前辈讲学之稿,故总冠以《学者讲坛》之名。编选之间,展诵多益,以己推人,如读者亦同感受益,更自荣幸。

一九九八年五月吴 格记于复旦园

大师手笔 津逮后人

——读朱自清先生《读书指导》

赵志伟

—

朱自清先生的《读书指导》再版,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这无论对于大学还是中小学师生,凡关心语文教学的人,都会有意义。让我们不妨把话扯得远一点: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康尼尔·李德曾发表过一篇《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文章。鉴于当时美国社会绝大部分历史学者热衷于写科研论文而轻视编写中学教科书的现象,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实际上教科书的写作是“大而言之”的历史,因而它的社会意义要比那种“小而言之”的历史大得多。因为“和阅读我们专论的人相比,坐在课堂里听我们讲课的人在数量上要大得多,容易受影响的

程度或许要高得多。”^①他批评美国史学界在评定学者地位、晋升职称时，往往只依据学者那种“读的人寥寥无几”的论文，而根本无视他们所编的教科书。他评价那种论文说：“如果有一个同样精明强干的人在同一领域中耕耘得稍为深一些，把泥土筛得更细一些，这类论文就会变得一无用处了。”^②他又尖锐地指出：“我们为自我享乐而建筑的象牙之塔如果想存在下去，也一定要改造成为研究实验室。和社会毫无关系的学问，简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乐一样，无权要求得到社会的支持。”^③李德所指出的现象，在当今我们的社会里也是司空见惯的。所谓“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愿意以金针度人的人，总嫌太少。而坊间书贾们的眼睛，往往只盯着孩子们的口袋，于是“练习册”、“AB卷”之类充斥柜台，类同旧时代“程墨”、“房稿”一类的高考作文指导书大畅其道，社会惊呼语文教育走入死谷。但是，有资格给广大中小学师生作语文学习指导的学者们又在哪里呢？这不禁令我想起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一段堪称“灿烂”的历史，一段永远值得有志于语文教学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往事：

本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我国有一大批文史学者和著名作家非常热心于中国的语文教学——当时被称为“国文教学”。他们不但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卓有建树，而且在这种“大而言之”的普通语文教学事业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或编教科书，或讲演，或参与讨论，或著国文教学法书。这个名单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其中许多人至今还被学术界推为一流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胡适、黎锦熙、夏丏

尊、叶圣陶、顾颉刚、钱基博、蒋伯潜、王森然、阮真、陈望道、谢无量……，当然，还有本书的作者朱自清先生。《读书指导》就是朱自清先生“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关心语文教学成果之一。

本书产生的经过大略如下：

1940年，当时的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创教育科学馆于成都，他本人兼任馆长，聘请叶圣陶为该馆研究员。时郭氏有编辑出版《国文教学丛刊》设想，委托叶先生编撰两种直接指导中学国文教学的书。其时，叶圣陶先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因乐山被日寇飞机所炸，举家搬至成都，而朱自清先生则因病辞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之职，赴成都休养。闲中，他对当时社会正在讨论的“中学生国文程度”问题十分关注，发表了一系列具真知灼见的文章，故叶先生邀他撰书时，“他居然一口答应下来”（见叶圣陶为《读书指导》写的后记）。在三四十年代两人发表的文章中，常表达这样的看法：社会上批评中学生国文程度不高，常从学生的作文着眼，统言之“技术极劣，思路不清”。其实，表现在作文，根子往往在阅读、读书之不得法。常见两种弊端：一为读书汗漫，务求其博，常不尽意，缺少咬文嚼字的功夫，自然下笔多所舛误；二为读书太少，偏于一隅，孤陋寡闻，缺少经史典故的积累，自然下笔豁如涸流。所以要提高学生国文水平，当先从指导读书入手，又社会给学生提供的有用书籍太少，而多“剪刀浆糊，杂凑成书”之作，在“技术”上考虑尤少。所以两位先生一心要为师生提供具有“范例”作用的书籍：为补读书不细、讲解不得法之阙，故要“精读”；为补读书

不广之阙,故要“略读”。这两个名词,来自一九二二年颁布的新学制中学国文科课程标准,而当时的《初中国语课程纲要》,正是由叶圣陶拟定,可视为叶先生的一贯思想。称“举隅”者,希望其书能举一反三之意。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两人商量体例,选定篇目,然后各自动笔。虽分处两地,却心思默契,靠着书信往返,互相沟通,将书完成。两先生的合作能达到天衣无缝地步,除思想认识一致外,亦缘于他们的学养、性格、文风之相近,因此成就了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乃至学术史上一件美事。这两书即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列入“新中学文库”的《精读指导举隅》(1942年3月重庆初版)和《略读指导举隅》(1943年1月重庆初版),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解放初重印朱自清先生的全集,叶老便将朱自清先生所写的文章选出来,便成了这本《读书指导》。

二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重读这本书还有什么意义呢?笔者以为:本书对当前的语文教学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本书所体现的指导风格,既承继了中国语言教学优良传统,又符合现代西方教育心理学理论,故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和学生或是其他人都可从中得到教益。有学者评价叶、朱两先生的这两本“指导”书时称:“整体上能高屋建瓴,局部处又能洞察幽微,常常是总体剖析与选例示范相互结合,确能起到指点引路的作用。”^④朱自清先生兼具学者、

作家之长,博闻强识,又有在大、中学教国文的经验,可谓是语文教学战线上的“百战老卒,行伍出身”(阮真自评语),所以在写作各篇“指导”时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正所谓“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以下略举数端为证:

一、多方诱导,示人津逮

清人章学诚论蒙学教学有云:“‘点铁成金易,反金为铁难’。古人诱取蒙学,不憚委曲繁重,岂不欲有一蹴可几之境哉?为童幼之初,天质未泯,遽强以所本无而穿凿以人事,揠苗助长,枯固立而待也。”^⑤朱自清先生所写的“读书指导”即有“不憚委曲繁重”、多方诱导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三篇“精读指导举隅”中最为明显。每一篇“指导”,既从总体上把握,又在细微处着力。以鲁迅的《药》“指导”为例:朱先生指导时,总体上以揭示其“题旨”为主——包括“正题旨”和“副题旨”,同时又对小说的情节、人物、历史背景、语言风格进行分析,详尽曲折、娓娓道来,使学生懂得怎样才是精读小说的正确方法。再如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的“指导”,也是既抓住了柳宗元写作该文的“目的”这一主旨,介绍了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同时又从议论文写作角度逐段进行分析,指出其语言风格是“被”、是“辩难”、是“非难”。在讲解中,一方面穿插以史实和典章制度,一方面又处处顾及到文章作法、语言的应用等问题。再如胡适的《谈新诗》“指导”一文,抓住了新诗和一切诗的作法“要具体”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诗需要“形象思维”)这一主旨,反复推绎、逐层分析。无论是诗文还是小说,无论是介绍古人还是今人,

朱自清三篇指导精读之文(包括三篇“略读”指导),都做到了知人论世。设身处地为作者着想,是他的基本原则。为了说明所介绍文章的长处,朱先生常采用比较方法,如在《药》的“指导”里,他以鲁迅的《明天》、《祝福》以及挪威人别恩孙的《父亲》作为比较对象,来说明鲁迅本小说表现了“亲子之爱”这一“主题旨”。既帮助读者深刻理解《药》的主题,又使读者扩大了知识面,增加阅读兴味。又如在胡适《谈新诗》“指导”里,为了说明“做新诗的方法,乃至一切诗的方法”这一点,朱先生作了古今诗的比较、诗词曲的比较、新诗中不同作家之比较、一个作家不同作品之比较。从白居易的“新乐府”谈到李义山的《咏史》诗,从谢康乐的山水诗谈到朱熹的说理诗,从傅斯年谈到沈尹默,从比喻谈到白描,从格律诗谈到散文诗……行文纵横交错、舒卷自如,达到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曲折而无不尽意的地步。这种写法在局外人看来不免繁琐,然对用心读书和教书的师生来说,实在从中得益匪浅。

二、化繁为简、执一驭万

根据叶圣陶先生为两本“指导”所拟目标,“略读”的“读书前指导”应包括:“版本、序文、参考书、阅读方法、问题”这几项内容。朱先生的三篇“略读指导”,正实现了这一目标。以《唐诗三百首》“指导”为例,此书自乾隆年间问世,近二百年间风行海内,与《古文观止》被喻为蒙学课本之双璧,几乎家置一编。然此书向来不入专家眼目,以为其浅陋。朱先生却认为,它最适合现在的高中生阅读。就是这样一部“最

目 录

大师手笔 津逮后人	赵志伟
-----------------	-----

精读指导举隅

前言	叶圣陶 3
鲁迅《药》指导大概	19
胡适《谈新诗》(节录)指导大概	49
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	73

略读指导举隅

前言	叶圣陶 99
《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118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指导大概	155
《胡适文选》指导大概	189
后记	叶圣陶 231
附录:朱自清先生传略	李广田 233

精读指导举隅

前 言

叶圣陶

在指导以前,得先令学生预习。预习原很通行,但是要收到实效,方法必须切实,考查必须认真。现在请把学生应做的预习工作分项说明于下。

一 通 读 全 文

理想的办法,国文教本要有两种本子:一种是不分段落,不加标点的,供学生预习用;一种是分段落,加标点的,待预习过后才拿出来对勘。这当然办不到。可是,不用现成教本而用油印教材的,那就可以在印发的教材上不给分段落,也不给加标点,令学生在预习时候自己用铅笔画分段落,加上标点。到上课时候,由教师或几个学生通读,全班学生静听,各自拿自己预习的成绩来对勘;如果自己有错

误,就用墨笔订正。这样,一份油印本就有了两种本子的功用了。现在的书籍报刊都分段落,加标点,从著者方面说,在表达的明确上很有帮助;从读者方面说,阅读起来可以便捷不少。可是,练习精读,这样的本子反而把学者的注意力减轻了。既已分了段落,加了标点,就随便看下去,不再问为什么要这样分,这样点,这是人之常情。在这种常情里,恰恰错过了很重要的练习机会。若要不放过这个机会,惟有令学生用一种只有文字的本子去预习,在怎样分段、怎样标点上用一番心思。预习的成绩当然不免有错误,然而不足为病。除了错误以外,凡是不错误的地方都是细心咬嚼过来的,这将是终身的受用。

假如用的是现成教本,或者虽用油印教材,而觉得只印文字颇有不便之处,那就只得退一步设法,令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对于分段标点作一番考核的工夫。为什么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分段呢?为什么这里该用逗号而那里该用句号呢?为什么这一句该用惊叹号而不该用疑问号呢?这些问题,必须自求解答,说得出个所以然来。还有,现成教本是编辑员的产品,油印教材大都经教师加过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岂能完全没有错误?所以,不妨再令学生注意,不必绝对信赖印出来的教本与教材,最要紧的是用自己的眼光通读下去,看看是不是应该这样分段,这样标点。

要考查这一项预习的成绩怎样,得在上课时候指名通读。全班学生也可以借此对勘,订正自己的错误。读法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吟诵,一种是宣读。无论文言白话,都可以用这两种读法来读。文言的吟诵,各地有各地的调子,